

东欧短篇小说选

下 册

冯植生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东欧短篇小说选

下 册

冯植生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毕冰宾

东欧短篇小说选

冯植生 编选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5印张 4插图 502千字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5.40元（共二册）

目 录

前言.....	7
---------	---

波兰

一个家庭教师的回忆.....	显克维奇 林洪亮译	1
在月亮旁.....	普鲁斯 张振辉译	23
哈娃·鲁宾.....	希温托霍夫斯基 林洪亮译	45
幸福的人们.....	莱蒙特 张振辉译	72
乌托邦.....	考伐尔斯卡 梁全炳译	88
我亲手建成的房子.....	万图瓦 易丽君译	108

捷克斯洛伐克

虱子小传.....	哈 谢 克 刘星灿译	134
夏弗莱老爹.....	哈 谢 克 刘星灿译	141
农村小景.....	聂姆佐娃 戈宝权译	145
圣瓦茨拉夫的弥撒.....	聂 鲁 达 蒋承俊 徐耀宗译	158
无名英雄.....	奥勃拉赫特 新 征 译	172
帽子的历史.....	奥勃拉赫特 刘星灿译	192
列金卡和刑吏.....	伏契克 蒋承俊译	229
“更高原则”.....	德 尔 达 蒋承俊译	239
多少年后.....	科 扎 克 蒋承俊 徐耀宗译	248

匈牙利

两位未婚妻.....	约 卡 伊 冯植生译	282
王后的裙子.....	米克沙特 夏悦文译	314
饱餐一顿.....	莫 里 兹 夏悦文译	325

穿着军装去冒险.....	胡 诺 蒂 张春风译	351
与将军相遇.....	波尔迪亚勒 张春风译	370
比里巴茨海.....	多 保 耶 丁 江译	387
水妖.....	韦 西 柴鹏飞译	399

罗马尼亚

一次小小的审问.....	萨多维亚努 敏生 次农译	413
公道的厄运.....	列布利亚努 敏生 次农译	423
卖奶人.....	阿尔盖齐 阮家璠译	443
哈吉·图多瑟.....	德拉弗兰恰 敏生 次农译	457
短路.....	莫 拉 鲁 敏生 次农译	477
快乐的星期天.....	锡维斯特鲁 敏生 次农译	497
青草绿油油的四月天.....	吉 尤 拉 敏生 次农译	511

保加利亚

无名英雄	伐 佐 夫 樊 石译	525
------------	---------------	-----

勤务兵迪莫.....	斯塔玛托夫 樊石译	538
渴.....	卡拉斯拉沃夫 陈九瑛译	567
被遗忘的肖像.....	斯丹涅夫 陈九瑛译	585
小小的故乡.....	拉迪奇科夫 金丕良译	600
文明.....	阿克约夫 刘知白译	611

南斯拉夫

人民会报答一切.....	拉扎莱维奇 方晓译	629
“好人”的坟墓.....	科契奇 高韧译	646
巴乌里切克的一个克朗.....	参卡尔 郑恩波译	655
独眼乔康和斯瓦比查.....	安德里奇 高韧译	672
当丈夫奄奄一息的时候.....	科尔莱扎 郑恩波译	689
采烟人.....	拉辛 韩兵译 征坡校	704
我真高兴.....	马克西莫维奇 高韧译	713
果园.....	拉里奇 高韧译	732

阿尔巴尼亚

梅卢霞.....	斯巴塞 高韧译	744
当代传奇.....	约尔加奇 郑恩波译	767

一次小小的审问

〔罗〕米·萨多维亚努

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1880—1961)是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出生于律师家庭。大学法律系肄业。担任过编辑、职员和剧院经理等,办过刊物。解放后,他继续进行创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任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副主席、作家联合会主席,并获得国家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萨多维亚努于189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揭露和控诉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反抗,真实感人。萨多维亚努还开拓了本国长篇历史小说的道路,他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运用精湛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祖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画面,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

萨多维亚努通过《一次小小的审问》,批判了村长和书记官这一类人的畏强欺弱行径。别看这种人是不起眼的小官,

但全村人对其无不畏惧，连酒店老板也得讨好他们，警察更是唯命是从，而他们对上司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现实主义作家萨多维亚努善于观察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探讨其深刻的含义，借以揭露社会弊端。这篇以朴实辛辣的语言所写成的闹剧，尽管篇幅不长，但情节曲折，出场的五个人物各具特色，十分耐人寻味。

一小时前，我们佩特列什蒂的村长就同书记官一起离开村公所了。象往常一样，他们在回家前，先拐进位于村子中心的酒店歇脚。在酒店的后墙根，有个小房间，小得连转身都困难，但对这两个小公务员来说，忙完一天公务，来这儿喘口气，倒是挺不错的。酒店老板瓦西里先生给他们送了两次好酒，每次半升。他送酒时，总要眯起眼睛对他们笑笑，把酒壶放在桌上，谄媚地搓搓手。

村长和书记官边喝酒，边聊公务上的琐事。村长是个高个子年轻人，长着棕色头发。他是神甫杜米特鲁的儿子，上了三年中学就不愿再念下去了。他在这里已经当了几年村长，有一副唱圣诗的洪亮、悦耳的嗓子。他总是笑容可掬，一笑起来，不张嘴，不露齿；这是因为每逢要笑的时候，往往想起自己的上门牙全部脱落了，只好悄悄用手遮住嘴。

书记官马特伊·宾蒂列斯库先生已年逾花甲，写得一手好字，整个罗马尼亚也难找出第二个能写这样漂亮字的书记官。他的长相酷似用自己的巧手画出来的滚圆的大○。他的脸红得象鸡冠，戴着一副蓝眼镜，又圆又大，如同两只凶狠的

眼睛，恰巧填满了塌凹下去的前额。他长年坐在凳子上，仿佛上身和双腿被压短了。

在将要喝完第二壶酒的时候，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子。外面，夜幕笼罩了大地，不时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小屋里的灯光映照在酒壶和喝干了的杯子上，它们在昏暗的灯下闪着银光。这时，墙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来到窗下，用手指敲了三下玻璃。

“能是谁，宾蒂列斯库？”勒乌茨村长问道，“村公所又出了什么事？……”

“也许是电话……”戴着深色眼镜的宾蒂列斯库书记官紧盯着窗子说。“不！”他立刻肯定地说，“是阿姆布鲁齐，我认出了他的扣子，他的扣子正在闪光……”他朝窗外的人喊了一声，“进来，将军先生！进来！”

村警察阿姆布鲁齐是个如同一座小山那样笨重的人。他的身上裹着一身缝满装饰物的紧身制服，随着佩刀的“嚓嚓”声走进来。他那黧黑的脸上挂着谄媚的微笑。他先同父母官握握手，然后拉过一个凳子坐下来。

“我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们的。”他快活地说，“我的人随时都向我报告。我问，‘上哪儿去了？’‘在那儿！’我就到下一个岗哨。‘又上哪儿去了？’‘在这儿！’我就来这儿找你们！”

老板瓦西里先生蹑手蹑脚走进房间，用一双机灵的眼睛扫一下他的主顾。

“或许你们想来点……”

“慢着，先生，慢着！”阿姆布鲁齐说着用手拦住老板。“慢着，别偷偷摸摸的，你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首先，我有幸通知村长先生，一刻钟前，有个人被关进了村公所的地下室，是

巡夜人带来的……天黑以后，他还在村里逛荡。巡夜人都是我亲手教出来的，他问那个人，‘你是干什么的？喂，干吗还在村里游荡？’他回答说，‘我是，我想……’巡夜人命令他，‘到村公所去！’……他不肯去，巡夜人就用刺刀把他押到村公所去了！这些巡夜人全是我精心训练出来的……”

阿姆布鲁齐快乐地笑笑，用手指迅速捋一捋黑胡子。

“是做买卖的？”书记官若有所思地问，“他晚上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你没见着他？”村长猛然转过身问阿姆布鲁齐。

“没有，是巡夜人向我报告的。我想先跟你们说一声。你们回家时，顺便去村公所一趟，我也不知道是谁……乔班努说是穿日耳曼族服装。”

“哪个乔班努？”

“就是那个巡夜人。他报告说，那个人不肯去村公所，也不说话，拚命反抗……”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村长沉思地说，“得弄清楚……”

“肯定是逃兵！”宾蒂列斯库很有把握地说，“起先，我以为是那个说好要来的商人……他要来这儿办事……想让我给开张证明……但是，现在看来不是商人，准是逃兵。”

“如果村公所增加一个警察的话，就可以审问审问，早可以弄清楚了……”阿姆布鲁齐抱怨说。

“你说是穿日耳曼族服装？”书记官抬头问道，“那不会是逃兵，原先我还以为是逃兵呢？要是逃兵的话，就该穿军营里的衣服……也许是普洛朋尼庄园的管家……他打算雇些人，来拿合同……那样的话，我得去看看……他没说是找我的

吗？”

“乔班努没对我提起过。”阿姆布鲁齐回答说，并瞥了一眼村长。

“那么不会是管家，他有事要找我……”书记官陷入沉思，眼睛凝视着空杯子。

村长站起身来，老板热情地问道：

“也就是说，不想再来点什么吃的啦！”

阿姆布鲁齐笑着说：

“宾蒂列斯库先生倒想再呆一会儿，不过，那个穿日耳曼族服装的人不让他安心……对不起，老板，对不起，下次再来打扰。”

大家放声笑起来。书记官的蓝眼睛又望着酒壶说：

“那么，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他犹豫不定地说，“也许是来要证件的，要……”

阿姆布鲁齐又瞅一眼村长。村长连忙举起手，捂住他那缺牙的嘴。

他们准备走了。村长开始往坎肩口袋里摸索着掏东西，累得连腰也弯了。书记官赶紧拦住他说：

“村长先生，这怎么行……我同老板有言在先，我会钞，瓦西里先生……”

“好的，好的！”老板搓着手回答道。“有空再来……”

他们从后门走出去。酒店里的喧闹声震耳欲聋。村长一眼看见老板娘笑咪咪的白脸蛋。他们来到街上，迎面吹来的暖烘烘的南风，令人心旷神怡。他们默不作声地穿过村子，四周闪动着点点灯火。阿姆布鲁齐轻轻吹着口哨，佩刀有节奏地“嚓嚓”响。书记官不停地思量：会是什么人呢？瘦高个儿

村长低着头走，心里一直在思念那一闪而过的漂亮脸蛋。后来，他想起了县长曾就村里道路的恶劣状况，指责过他……他是克己奉公的村长，不过村子实在太穷了，他能有什么法子？如今，老滑头的县长助理也把眼睛盯在他身上，一会儿是修路的事，一会儿是村公所的事，一会儿又是筹备代表的选举事宜……村长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县长助理有两匹马，临近冬末没有草料了。乡下的路坏了，县长助理杰奥尔吉斯库十分关心，他知道村长是殷实户，家里堆着好几堆干草……

“真没有法子……”勒乌茨村长自言自语地说，“我必须竭尽全力顶住，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过，看来，还得给他送一车草去……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说什么？”书记官问。

勒乌茨村长吃了一惊说：

“胳膊拧不过大腿！”

“对！是这个理。”宾蒂列斯库叹着气表示赞同。

阿姆布鲁齐突然停住步，命令式地叫一声：

“乔班努！”

巡夜人从暗处走过来。他身上紧紧裹着一件大衣，腰间束着皮带，肩背上了刺刀的枪。这个人的身材细长，满脸胡子拉碴的。他长年累月在夜里放哨，专门守夜。

“瞧，是他把那人带到村公所的。”阿姆布鲁齐说。

“是吗？是你把他带来的？”书记官接着问，“是什么人？对你说没有？”

“没有对我说……”巡夜人拉长声音，疲倦地回答。

“怎么回事？喂，你没有问问他？”

“我问了，马特伊先生。”

“那么，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想回答我。”

“他没说是找我的？”

“没有。他说是什么机器匠！”

“什么机器匠？”

“他穿的衣服上全是油泥……那能是什么人？我仔细看过他，准是机器匠……”

三个公务员笑着走进村公所，巡夜人呆在黑影里，一声不吭，肩上背着枪。他公务在身，得留在那儿守夜，他找了个背风的墙根坐下来。

书记官气呼呼地走进村公所，心想若被押的人既不是商人，也不是管家，岂不白跑这一趟！如果被押的人是流氓的话，那他一定要跟他好好算账，出出气。书记官的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吼叫。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这样办事了。村长正在听阿姆布鲁齐吹嘘自己是如何教育巡夜人的。“象我们这样的巡夜人，怕是哪儿也找不到！”阿姆布鲁齐陪着笑脸说。

书记官命令村公所的办事员把被扣押的人带进来。三个公务员好奇地打量他。这是个毫无特点的人，中等身材，穿着日耳曼族服装，满身是油垢。他手里攥着揉成团的帽子，双目在蓬松的长发下睁得滚圆，好象被直射过来的目光和灯光弄得懵懂了。

“我早说过，这个人不是商人，也不可能是管家。”书记官不满地说。“你是什么人？喂，是机器匠吗？”

“我根本不是什么机器匠！”被拘留的人回答说，“干吗把我带到这里来？”

“这不用你管！你叫什么名字？”

“图托瑟·卡扎库。”

警察想插话，书记官制止了他，因为他要亲自审问，发泄一下怨气。他面红耳赤，咬牙切齿地问道：

“你是从哪儿来的，喂，机器匠？”宾蒂列斯库咆哮起来。

“我不是机器匠，先生！”那人生气地回答。

“怎么？你说什么？你不高兴？别发脾气，我会叫你知道厉害的……你既不找书记官，也不找别的人，那你来干什么？”

“我有事……”

“你是来要证明或介绍信的吧？”书记官的口气稍微温和一些。

“我不要证明，也不要介绍信……”

“那你就是无赖！谁让你来的？”

“县长助理……”

这一来，提问突然中断了。宾蒂列斯库泄了气，低下头看地。村长和阿姆布鲁齐面面相觑，村长赶快用手捂住缺了门牙的嘴。

“两年前，我在县长助理那儿干活的时候，他派我给城里的一位太太送信……”

那人笑了起来，书记官又沉不住气了。

“喂，这是什么意思？别放肆！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年前，你给县长助理干过活，后来呢？”

“后来，他把我辞了，不过，那不是我的过错……”

“好啊，这么说，你是被撵走了！”书记官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气势汹汹地转身对他的同事们说，“难道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无赖来的吗？！……把他扔进地下室去，抠出他的眼珠

子……阿姆布鲁齐先生，你真是菩萨心肠……来了个无赖，跟我们聊天，谁知道他从县长助理那儿偷了什么东西！快招！我会让坟墓里的死人也说话……”

被酒和自己的话激动了的书记官，已经怒不可遏了。

“我没偷，先生！没有偷。你要对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警官先生，放我走！……”

“什么？我……好啊，好小子，你过来！你瞧瞧，先生！……”

“别忙，别忙……别忙，宾蒂列斯库先生。”阿姆布鲁齐和蔼地说着，慢慢朝被押的人走过去。“快对我说，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从城里……”

“好。到这儿来干什么？”

“找村长先生。”

“好。瞧，村长先生就在这儿……谁派你来的？”

“县长助理……”

“怎么会是县长助理？……”书记官生气地喊。“蠢驴，你不是说，他把你撵走了……”

“别急，别急……”阿姆布鲁齐说着用手示意宾蒂列斯库冷静。“你在县长助理那儿干什么？”

“侍候他的。”

“是吗？你不是说，他把你撵走了？”

“是的。但是，后来弄明白了，不是我的过错，他娶了那位太太。现在，还是我侍候他。”

“哪一位太太？”书记官插进来问道。

“就是我给她送信的那位。”